



□赵峰

老家那一带多树,但种类说不上丰富,满打满算不过百种,都是实芯树。见面就能叫上名字来的也就几十种,像是榆树、槐树、枣树,还有椿树、桑树啥的,青桐就算是稀有了。这些树多数出木材和木柴,少数结果子的。小时候没见过空芯的原生竹,所见都是死而复生的竹子,像是扫把竹绑的大扫帚,淡竹做的蚊帐杆。老而弥坚的竹虽更坚挺,却已见不到它特有的绿,那种动人心魄的绿。我觉得最正宗的竹应是毛竹,郑板桥衙斋种的“潇潇竹”,柳宗元“伐竹取道,下见小潭”,挡道的应该是扫把竹或淡竹。

就是村里养蚕那几年,破天荒地进了两车毛竹,用五零拖拉机拉回来。车厢塞得满满当当,从打开的尾部挡板后头,还耷拉出很长的尾巴。一路没少费了吭味,几个弯都要拐半天。竹子卸到一个大院子里,好多人都过来看,指指点点地说着有关竹的见识。庄上出过远门的不多,到过南方的更少,多数人说不出个一二三来。有一个在江西当过兵的说:竹笋炒肉好吃,要用大油,要不然能吃出竹竿味来。到底经与不经?却无从认证。反正没人吃过,他咋说咋是,和权威解说甲骨文和吐火罗文一样。他还说吃过蛇,听了头皮麻,肚肠里跟着翻腾。一老头连连摆手:可吃不得,这是大王爷!还有一正读初中的杠精抢白他:吃的不是竹叶青吧?

他一下蒙了,只有打住,看来也不是真懂,对蛇更没研究。竹,扯不起话题,像枣核解板,没几句就完活了。

不几天,竹竿派上了用场,细一些的养蚕室搭架子用了。大喇叭也仗着竹竿高升了,用了一根最长的顶着,不再用石头坠在屋顶上。居高声自远,再播送通知或是戏曲,几个庄都能听见。竹竿上头细,风大的时候,喇叭就没了原则。东风恶,西倒,西风烈,带着两个大喇叭筒子东歪,像抽羊角风。蚕室盛不下整根竹竿,要量身锯断,锯下来的这些碎节,满足了一大批人。摹了一辈子柳公权的二大爷,捡一节做了笔筒,还有人拿回做了筷子笼。春生是村里舞台上全能,他做了好几套竹板,没事就噼里啪啦地打。我独辟蹊径做了张弓,也算是成全了半拉骑射梦想。用根高粱挺子,前头粘上沥青疙瘩,再放个针,箭镞就成了。挺杆太轻,发飘,不用沥青就得套上个小螺丝。拉满弓射箭,比弹弓厉害,能从村前射到村后。

黄河里常有帆船和火轮过往,狼溪河已多年没了船只,就算有了载货大船,民生桥那儿也过不去。突然有一天,河里冒出个大竹筏子,我们一堆人都看西洋镜似的,围在河边看新鲜。那阵子河里水大,坝子里满满的。有胆大的小孩跳到筏子上,拿小蚊帐杆瞎扑棱,拴在树上的筏子不停地摇头摆臀,并不往外移动一点。蚊帐杆到不了河底,根本没法撑,撑筏子的那根篙,东岱大爷扛回了家。

筏子扎得简陋,前头后头都不翘,十几根竖杆加三根横杆绑起来。竹竿做成竹筏,物尽其材。养蚕的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,天天坐着东岱大爷撑的筏子,去干渠坝子上采桑叶,不用再去转民生桥,要省不少腿脚。清清狼溪河,苇荡,年轻的光着脚丫,半挽起裤腿的姑娘,竹筏,还有竹筏后拉出的波纹,成了最耐看的近景。

村东狼溪河和干渠交汇处很宽,像个小湖,干渠东那块地生满野菊花。秋后要采回来一些,晒干

做成中药。东岱大爷个头不高,性情绵软,好说话,不用费太多央求。他拿篙轻轻一点,筏子就听话地离开岸边,乖乖往深水里走。他撑筏手段多,前后左右在哪儿扎都行。最好玩的是他站在筏子前,人居中,左一下、右一下地轻轻拨水,杆子像自由泳的两臂,篙成了桨,筏子也能呼呼地跟着蹿。篙、桨、橹玩顺手了,咋玩都行。划桨上手最快,两边只要用力匀了,船就走直道。篙和橹就不行,一根家什,学会要费些工夫。有一年去周庄,见街巷水道中摇船妇女,人橹合一,随心所欲,早就没了定法。

狼溪秋天的水深沉,融进天光云影,像是画境。小筏子被东岱大爷摆布得服服帖帖,我蹲在一侧看倒影中急速直行的筏子,不时有鱼儿跳出来,翻身再落进水里。我逞能要过竹篙,照本宣科顶了两下,却不管用,筏子味溜着东一头、西一头团团转。坝东有干渠隔着,少有人能来骚扰。地里开满各式各样的花,尤其是菊花,地头、沟堰上全是。黄的、红的、白的,好看得不行。

地里还有车前、远志、益母草,坝东涵洞里住了一大群蝙蝠,石柱上积了厚厚一层夜明砂。家家户户猪苓、望月砂、白丁香、左盘龙、鸡矢白俯拾即是,但赤脚医生春海不理睬这些轻而易举的药材。

我们一起动手,采了几大捆,说是采,实际上是割。一顺头搁置在筏子上,筏子即刻变作花圃。春海不爱声张,也掩饰不住兴满意足:今年的花真好!回来撑得更快,筏子悠悠划开水面往回赶。我不死心,后来又去鼓捣了几回筏子,终未能如愿。我也学过撒网,撒不好,只能撒三把的,还不能完全撒开。

河里有水那些年,夏秋游泳,钓鱼,撒网,撑筏子;冬天溜冰,冰上自行车,像快活在童话里。

少时,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放排,砍了树运回来,扎成大排子借河道落差放,很节约运力。大木排在汹涌的水中激流勇进,波澜壮阔。也是在电影里,看过江南水乡的竹排,在山涧溪水里自由自在,竹排比木排要有情调得多。武夷山和漓江的竹排闻名,都成了旅游项目,这些竹排做得考究,排上还安放着竹椅,如水中轿子。老家竹筏是出其不意的灵机一动,神来点睛之笔,四面环水的小河口有了浓浓的江南味道。见到竹竿就做出竹筏,在这里应属原创。冬天如不拆掉,还可以玩冰筏子。由那只竹筏生出一串童年意境,携带着浓浓诗意,经常飘出,泛在我脑海里。

只是没学会撑筏,是我不小的遗憾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恐惧是一座看不见的森林

□钟倩

长篇小说是人类的心灵史。一部好的长篇小说,读者拥有不同的方式进入,正门、侧门、客厅等,都能够找寻到不同层面的精神意义。邓一光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洋洋洒洒77万字,写的是战争,又超越战争,关注到爱情、人性、生存等。用一句话概括,讲述中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寻找日籍亲生母亲的故事。从国民党官员沦落到日本占领军D营战俘,再到叛国疑犯接受法庭审判,他的个人轨迹和生死困境,映照出真实的人性和不屈的抗争。

阴差阳错,郁漱石成为战俘,在他眼中,D营就像原始森林里的一个秘密,而他总能为自己创造机会,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为其他战俘争取一厘米的权利,比如,千方百计争取药物、食物、娱乐活动等,他自己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,经常遍体鳞伤,被打昏睡过去。他反复强调,“我天生不是士兵,怯懦、软弱,没有什么可以把我骨子里的它们像蒲公英花粉似的吹掉。”即便在与冈崎对话中,他也从不掩盖自己致命的恐惧。恐惧就像一粒种子,在最初的时候埋得很深,能感受到却看不见它,但是在埋入生命土壤之前,它已经被传粉授精,一旦破土而出就会顽强生长,一日日盛大直到遮天蔽日,淹没掉整个人。

对战俘来说,死亡有多种方式,活着只有一种方式,那就是饱受屈辱,坚强直面。郁漱石喜欢收藏战俘及其家人名字,甚至不惜以少量食物来吸引他人提供名字,“他像一头贪婪的负鼠遇到了昆虫、蜥蜴、野果、鸟蛋和幼虫,快速将那些名字收获进我的收藏单。”最初名字写在纸上被发现,后来他凭借饥饿法记在脑子里。这种收藏与关在碉楼里的女贞的收藏如出一辙。女贞真名叫卞嘉欣,战时与香港同学陈香梅同时参加了圣约翰救护队,后来她被日本人送到D营,成为日军随时可以蹂躏和发泄的性工具。

战争让女人走开,战争又让女人回来。郁漱石生命中有四位女性,D营里的女贞、俘虏局情报高级雇员冈崎,还有日籍生母,初恋女友加代子。女贞激发他惺惺相惜的保护欲,靠近冈崎则是为了寻找生母,最终他接受了生母未找到的事实,除了从她那里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外,他看到命运的殊途同归。冈崎三哥的未婚妻也遭遇女贞相同的困境,这样更加加深了他内心的恐惧。“不论冈崎怎么认为,恐惧是古老的人性,向命运的强权臣服也是。可是,她的出现激怒了我。罪恶堆积如山,碉楼不过是无数罪恶中的一个,我自己的卑劣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草叶,乞讨活下去的愿望比罪恶更卑鄙。”

日本投降,走出D营后,郁漱石辗转奔波,踏上寻找初恋女友加代子的征途,

后来又去台湾寻找。他追寻的是爱情,也是生命的意义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尊严不是一个人是否活着,而是这个人确信活着是有意义的,但这个意义只要靠活着才能解释。”这个意义,可以有多种解释,万变不离其宗的是“审判”二字。战争不会停止,审判就时刻相伴,“竭尽一切制止战争,如果做不到,就别让活着回来的他们再经历耻辱,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,那就别拿过去的经历来打扰他们。”就像郁漱石与生母的无缘际,最终以去世前的一封信作为灵魂之问,“妈妈,想问您最后一件事,您生下我的时候,害怕过吗?离开的时候呢?”对亲情的拷问,何尝不是他最痛彻心扉的审判呢!书中还有则故事,女童艾弥儿两岁时跟随母亲进入战俘营,出来时已经六岁,她问母亲,“和平什么时候结束?我们就不能有战争吗?”话音落下,母亲大声痛哭,引人深思。

审判指向灵魂,忏悔出于心灵。邓一光采用独特布局手法,打破传统叙事范式,以法庭陈述、调查、举证,法庭外陈述、调查、供述的审判方式,将他和养母尹云英、战俘营次官矢尺大介、战俘奥布里·亚伦·麦肯锡、审判官封候爵、辩护律师冼宗白、环球贸易公司原雇员刘苍生、外交部情报司前科长秦北山、港澳工作站中校主任梅长治等的口述错综交织串联起来,读到最后愈发地感受到审判的力量。与村上春树的《刺杀骑士团长》,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相比,邓一光用坚硬的笔触叩问人类建立起来的文明城堡的硬伤,展示了另一种警醒意义和净化作用。

和平年代,战争似乎离我们遥远不可及,但是,没有硝烟的战争时刻都在发生。其实,比灾难更可怕的是现代人的贪婪、功利、懦弱,碍于面子隐藏恐惧,抑或无处宣泄,长此以往便会抑郁成结。如书中所说,“不是肉身的疾病和伤害,而是不确定的人性,就在人们身后无尽的黑暗,它捕捉不到它,却被它紧紧握住。”由此可见,我们最该反思的是真实的人性,而真实的人性从来是飘忽不定的,这就是生命的真相。

活着,就会伴有恐惧,就会遭遇压迫,因此,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都有一座看不见的森林。它枝叶葳蕤,杂草丛生,青苔蔓延,虫鸣不息,也有毒蛇侵袭,猛兽出没,而那些散落的草籽和蝴蝶的尸体,便是希望所在,人们从中窥见自我的更新和重生的力量。勇于直面恐惧,敢于审判自我,这正是邓一光通过这本书所传达的人性暖意。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,“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,不是理性精神,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,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,正是因为有了它,我们才有可能,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。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,人类才能继续前行。任何光明的结尾,都与这个旨意相悖。”